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红四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 红四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六至第七部分文章 96 篇



## 三过草地经砺炼<sup>①</sup>

朱邦仁

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的六路围攻之后，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进行西征。

西征的第一道关就是强渡嘉陵江。

嘉陵江江阔水深，坐落在群山峡谷之中。江对岸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沿岸还修建了无数碉堡、暗道，他们凭借天险，妄图阻止我军西进。

此时，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夺城攻关，向四川方面挺进。消息传来，川陕军民一片欢腾。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尽快渡江。为此，全军上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一方面组织战士亲自动手制造渡船，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强渡的勇士苦练划船、泅水、登岸的本领。

3月28日夜，嘉陵江上薄雾弥漫，前线指挥部发出了“急袭渡河”的命令，各渡口的木船、竹筏，顷刻间便向对岸急驶而去。

我所在的三十军各师团共准备了30多条船只和竹筏，每条船可坐十几个人。经过侦察，我们选择了敌人江防比较薄弱的一个叫元坝子的地方过江，由二六三团的特务连担任先头抢险任务。那天天刚黑，担当抢险任务的勇士们便奉命出发了。当最先的渡船划到江中央的时候，

<sup>①</sup> 编者对原文略有删改。

对岸敌人的子弹便像雨点一样打了过来。在枪林弹雨中，我们的战友有的受伤倒下，有的中弹后掉进了江里。敌我双方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最先头的渡船终于到了对岸。勇士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岸边，用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的守军。二六三团特务连的勇士们占领了江岸后，马上搭起了一座浮桥。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西岸的敌人终于被我各路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全线溃败。战斗结束后，我们交通队的战士跟随军部首长，跨过浮桥，顺利地渡过了嘉陵江。

过了嘉陵江，我们三十军交通队便跟随军首长一路急行军。刚过梓潼城，走到一座大山前，忽听空中来了敌机，同志们只好就地卧倒。敌机还是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们扔炸弹。我刚趴下，就听“轰”的一声巨响，只觉得左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飞机过后，我爬起来一看，才知道一只脚被弹片炸得鲜血直流。卫生员见状，急忙为我包扎。好在伤势不重，在同志们的搀扶下，我一瘸一拐地跟在大家的后面行走。走了一段，队长看我越走越困难，就让一名战士将我送到了随军医院。

我随军医院来到剑阁，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伤势明显好转。我提出要归队，医生没有同意。直到又走了几天，来到江油城一个叫村花堰的地方，医生才批准我又回到了三十军的交通队。

过了涪江，往西走就进入川康地区。这里是汉藏杂居的地方，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粮食奇缺，我们的生存遇到了很大困难。另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加之藏人中上层分子的煽动，当地的许多藏民都躲了起来，藏兵也有意和我们作对。

向西走了20多天，来到一个叫瓦背梁的地方。我们住下后，找不到吃的东西，只好动员战士们到野地挖野菜。可是，战士们出去挖野菜，经常会遭受冷枪的袭击。后来我们了解到，在不远的山岭中，聚集着一伙藏兵，囤积了不少粮食和盐巴。据牧民反映，这些藏兵平日横行霸道，经常欺压百姓，大家敢怒不敢言。红军来之前，他们的头目又和国民党

军阀有了勾结，妄图阻止我们前进。军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采取行动，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争取大多数藏兵回到藏民中间。

一天，军长余天云命令我们交通队跟他进山，请当地一位牧民既当向导又当翻译。他带着我们来到大桥河畔，经过侦察，知道这伙藏兵住在前面一座三层楼里。这种住房，在当地一般都是上层住人，中层储藏东西，下层圈养牲畜。我们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这座楼房，通过那名翻译向藏兵喊话，一边宣传红军的政策，一边叫他们和我方谈判。不大一会儿，只听楼上有人喊话：

“不要开火，请你们派人上楼，我们愿意谈判。”

余军长当即表示同意，条件是他们保证不开枪伤人。听到对方的保证后，他当即带了几名战士向那座楼房走去。谁知刚走到围墙大门口，就听楼上发出“叭”的一声枪响，余军长身旁的一个战士应声倒了下去。余军长见状，怒火万丈，急忙闪到围墙墙根，大声命令：

“打！”

眼前的一切战士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听军长发出命令，顿时枪炮齐鸣。双方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藏兵终于支撑不住了，大声喊着要缴械投降。余军长厉声喊道：“要投降就把枪从楼上扔下来！”大伙儿顿时停止了射击。

不一会儿，一支支枪从楼口扔了出来，藏兵们也一个个垂头丧气，从楼上走了下来。

拿下了这座小楼，缴获了不少青稞和小麦。我们把一部分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牧民，同时根据群众的要求，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对大多数藏兵，经过教育后，都打发他们回了家。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来到川康地区的懋功一带。

懋功原来是一座废弃的古城，到处断壁残垣。我们来到这里后，听说李先念同志率领的红军在夹金山北和中央红军已经会师，大家心里非常高兴。

从懋功往北走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了中央红军的队伍，大家既高兴又稀奇。只见他们八角帽上戴着红五星，衣领上戴着红色领章（我们的服装当时没有这些），有的战士还背着一把雨伞，一个个显得很精神。大家都说方言，相互之间听不懂说什么，只好借助手势沟通。一连几天，我们都和中央红军并肩北上。

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在懋功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6月下旬，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了毛儿盖。就在这时，张国焘却坚持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行进，不愿和中央红军一起北上。

在毛儿盖，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集粮草，准备过草地，一面在等待我们四方面军的到来。一直等了一个多月，直到张国焘来了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决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一路由中央、毛主席率领，一路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

四方面军会师后，本应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退却计划，对北上红军进行了种种阻挠，致使部队未能迅速北上。那段时间，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总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多久，就落到了中央红军的后面。直到毛尔盖会议后，才听说我们正在向西北的阿坝方向前进。

从懋功北翻过几座大雪山，向阿坝走的这一段路，就是有名的川藏大草地。

草地是个什么样子，咋个过法，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到上级命令我们尽可能多地筹集一些粮食，以备过草地时食用。

进入川藏草地，真是草天相连，积水瘀黑，腐草堆积，水像马尿一样，恶臭难闻，脚下到处是泥淖，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来。脚在这样的泥水中泡得时间长了，拔出来再经风一吹，就会裂开一道道血口子，钻心的疼。草地的气候极为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变幻莫测，时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时而迷雾重重，方



向难辨；时而阴云密布，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下；时而雪花飞舞，漫天银色。白天的跋涉虽然劳累，却比夜晚的寒冷要好受一些。因为一到晚上宿营，根本就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几个人只好挤到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在寒风中坐着打盹。

口粮在一天天减少，草地却不见尽头，同志们的身体明显消瘦。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往地下一坐，就再也没有起来。

就这样，大约走了一个多月，走到了川北边界的阿坝，奉命原地休整。我们交通队就住在阿坝北的噶曲河畔。一个多月的草地跋涉已使我们疲惫不堪，而更难熬的却是没有吃的。到处荒无人烟，到哪里去找吃的东西呢？就连野菜也不是到处都有啊！

一天，一位叫罗义山的战士，不知从什么地方打来一只野羊，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大家像过年一样，七手八脚，很快就把羊褪了出来。一只羊，交通队的几十名战士，竟然吃了三顿。

在噶曲河畔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突然接到了南下重返草地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我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当然不知道其中缘由。后来才知道，原来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不顾党中央毛主席的再三劝告，也不顾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坚决反对，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电催他迅速向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靠拢（当时右路军已走出草地，到了阿北仓座一带），他却按兵不动。张国焘先是提出要通过甘肃西进青海，又提出南下川康，后又以噶曲河涨水为借口，不执行中央的决定。更为严重的是，他还阴谋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重返草地，同他一起向川康退却。

最后，党中央劝阻无效，张国焘等终于公开与中央分裂，带上四方面军从阿坝一带折兵南下。

这段历史，我们普通战士根本不知。当时，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战士家在四川，听说要回四川，许多人当然愿意，于是，我们又重整行装，折返草地。

时值深秋，寒气袭人，由于长期行军得不到补充，许多战士早已无衣无食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掉队的战士日渐增多，冻死、饿死、累死的几乎每天都有。就这样，不知渡过了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日夜夜，终于又走出了无边的水草地。

一出草地，情况好得多了。第一天来到懋功北的徐庆县，就找到了不少玉米棒子，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

草地，残酷无情的草地，夺走了我们多少战友的生命！多少好同志经过长期饥寒交迫的折磨，耗尽了生命之火，壮志未酬，倒了下去，长眠在无边无垠的草海泽国。正是这些无名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国旗，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江山！

部队继续南下到了卓木碉，张国焘终于野心暴露，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了主席。

四川军阀得悉我孤军南下的消息后，立即纠集了大量的兵力。北起懋功层层布防，守关占道，防止我军向岷江以西推进。我军在重兵强敌面前，以疲惫之师攻占了已被敌人盘踞的懋功，翻越了冰天雪地的夹金山，又打下了宝兴县城，歼灭了不少敌人。当我军顺河而下进入雅安、名山地区时，又遇到了刘湘、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大量敌军。他们固守着纵横设置的碉堡，阻击我军向邛崃、大邑逼进。我军英勇奋战，虽歼灭了不少敌军的有生力量，但终因打不开局面，只好退出了这场拼消耗的恶战。

1936年3月，我军由丹巴西进，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

那天，我们到达党岭山脚时，接到命令，待天黑再过山。根据以往过雪山的经验，白天过雪山，阳光一照，容易灼伤眼睛，不少战士就被这种强光把眼刺坏了。

过党岭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冬季，我们还穿着过草地时的单衣。几个月来，我们不是过草地，就是翻雪山，吃不上，喝不上，一个个面黄肌瘦，疲惫不堪。党岭山上，尽是奇峰异石，稍不留心，草

鞋踩在尖利的石头上就会刺破口子，流出血来。大家小心翼翼，艰难地向上攀登。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快到山顶，雪竟然漫到了大腿跟，每走出一大步，都得用上全身的力气。快到山顶时，忽然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风卷着雪块，裹着沙石，

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身前身后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掉队了，心里不觉一阵紧张。幸好我有几次爬山的经验，于是把慌乱的心情沉静下来，鼓足劲摸索着爬上了山顶。在下山途中，终于找到了同志们的行踪。我索性躺在积雪上向山下滑动。就在快到山下时，一条裤腿被冰碴撕破，从裤口直到裤裆，真叫人哭笑不得。

1936年初夏，我们通讯营从炉霍出发北上，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的长途行军。

这一次过草地有了经验。出发前，我们把青稞炒成炒面。为了在草地上生火做饭，我们还特意做了只牛皮风匣。

又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到处是稀泥烂草，没有人家，不见炊烟。一个月过去了，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连装干粮用的猪皮口袋也煮着吃了。幸好，沿途还能找到些野菜。但野菜吃得时间长了也不行，先是胀肚子后来便拉稀，有的战士因此而倒在了路上。正当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生命的时候，营部给我们分来了两头牦牛。为了救命，我们先杀了一头，全排吃了好几天，留下另一头，大家不忍心杀，就用它驮东西。那头牛十分温顺，开始还需要赶着走，后来就主动跟着我们走。我们休息了，它也站在一边休息。晚上宿营时，卸下驮的东西，它就不声不响地到附近的地方吃草去了。第二天一早又转了回来。时间长了，它真成了我们离不开的好朋友。后来，快要走出草地时，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可吃，只好狠着心把它杀了。杀它的时候，大家心里十分难过，许多战士都流下了眼泪。

40多天的草地行军，我们没有遇到过一户人家，一直到1936年8月份，我军终于翻过茫茫岷山，进入甘肃南部，才脱离了雪山草地。

一天，部队来到一个叫戈城义的地方。在我们通讯营的前面，走着一个兄弟营。当这个营走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山沟里时，突然飞来几架敌机。我们急忙钻进庄稼地隐蔽起来，而前面那个兄弟营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敌机发现后一阵狂轰滥炸，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选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征中的故事》，  
2006年10月编印，第157—167页。

朱邦仁，1914年生，河南商城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交通队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公安厅民警处副处长，中共东胜县委副书记，伊克昭盟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逝世。

## 长征路上<sup>①</sup>

田震

在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的日子里，我这个历经长征艰难险阻的红军老战士百感交集，长征路上的情景在眼前一幕幕浮现。

1933 年 9 月，我在老家达县参加赤卫军，主要是站岗放哨，给红军带路送信，协助担任村粮食委员的父亲给红军筹备军粮。当年 11 月底我报名正式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六连九班当战士。12 月 1 日部队便与杨森的追兵打了一天，傍晚撤出阵地到柳岗坪参加训练。在那里，我学会了打草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上了副班长。

1935 年 3 月打巴中时，我们担任预备队。1935 年红四方面军从苏区两河口出发西进，我们团是全军后卫，而我们连又在最后面。

部队过了嘉陵江，第一仗打绵阳，打了一天未攻克，便继续西进，排长传达上级命令，要我们去接中央红军。部队要翻越挟马山，据说山很高，山上的蚂蟥又多又大，爬上身咬人打都不下来，有的同志有些害怕。营长逗我们说：“你们打白匪时都很勇敢，为啥子几条蚂蟥却把你们吓住了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又走了两天，到了松潘，接着又是爬山。那里的山一座比一座高，路越走越陡险。两

---

<sup>①</sup> 编者对原文个别之处略有修订。

座山看起来很近，可一下一上几十里，路窄坡陡，上下都非常困难，稍不小心滚下崖去就没有命了。我们走了三天才走到芦花（黑水）与中央红军三军团会师。我们三十二团1200余人编入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是彭德怀。芦花全是大山，谷深路险，地少土薄，坡陡、人稀、少衣、缺粮，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红军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们后卫部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粮食吃，能筹集到的粮食，能挖到的野菜都非常有限。为弄粮食，我们营政委被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杀害，我们班去的六个战士死一伤二。不久，部队转移到少数民族的山寨里，也被反动分子包围，威胁红军：若不快走，就用蛮刀“把你们杀死喂鱼去！”

8月，连里下令准备干粮，每人最少15斤。19日部队出发了，21日早晨到了毛儿盖。团里命令把多余的轻重武器丢在那里，部队便向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走去。

走路本来旧草鞋穿起很跟脚，我却把它扔了，换了一双自己打的新草鞋，结果没有走多远便把大脚趾打了个血泡，血泡破了，走起路来疼痛难忍。我心想这条小命恐怕要留在草地了，痛得只想哭又不能哭。我想，打仗随时都有死的可能都不害怕，为这点小毛病而哭鼻子，哪像红军战士啊！

“满生（我的乳名），跟上，不要掉队！”连长对我说。我咬紧牙关，紧紧跟上队伍。下午宿营时，天突然变脸，一瞬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突降，用被单搭的篷子被狂风刮走，衣服被雨湿透。新兵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只得两个人背靠背的站在水里等待天明。

早晨，一个个战友又惊叫起来。原来大家的干粮袋，经水泡了一夜全部胀开了，青稞和粉子抛了一地。我连三名战士就病死在这里。

走进草地第三天，也就是8月23日上午，前面连续向后传“跟上！不准掉队”的命令，我以为是发现了敌情，因为敌骑兵来袭击的可能性随时都有。上午，我见后面又上来一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有

名的“夜老虎”，能攻善守。这时大部队已过长江黄河分水岭，只有我们四连在后头。我们连长从江那边返回来把我牵过江去。一看，唉呀，真的在准备打仗，轻重机枪已装上了子弹带，炮弹已放在炮旁边。三十军派了四名干部到前头来与红三军团的干部交谈半小时后，三十军又从原路返回去了，我们继续前进。

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命令北上的右路军南下；如果不听从就当场扣留。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见后，立即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等<sup>①</sup>；陈昌浩又打电话给徐向前总指挥<sup>②</sup>，徐向前坚决制止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样才使张国焘的毒计落空，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后，红军继续北上。

走进草地，每天出发总体是三件事，第一件：挖土埋多余的枪支。第二件：唱歌，主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骑兵》等歌曲。第三件：指导员讲话，主要是号召大家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身体强的主动帮助身体弱的，大的关心照顾小的。

草地阴雨天气多，特别是我们这些新兵，穷得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虱子多极了，把衣服脱下来在火上一烤，“噼噼啪啪”响，就像放鞭炮似的，直至到了陕北，发了棉衣，才换下来烧开水把虱子烫死了。

草地的草，高不高矮不矮的，我们每走一步，脚都必须提高，走起来非常费劲。我的烂脚痛得要命，碰上水洼更费力了，每走一步都得非常小心，要看准，才能跨出一步，稍不注意掉进烂泥坑里，不活活淹死，也要吓掉魂。怎么办呢？大家总结出—条经验，万一掉进泥坑去了，—

① 应为叶剑英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即会同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编者注。

② 应为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后，红四方面军前方部队向陈昌浩、徐向前打电话请示行动——编者注。

定不要乱动，否则会越陷越深，别人设法把你拖起来。即使是这样，还是有许多战士陷进泥潭再也没能爬出来。

到了第七天，还没有看到草地的尽头，有的战士已经没有干粮了，饿得走不动路。8月28日中午，连长把全连集合起来，命令大家把米袋子拿出来，然后大家互相调剂。指导员说：“草地快走完了，我们大家准备的干粮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刚进草地当天晚上一场大雨，使准备的干粮受到严重损失，有的同志剩有余粮，而有的同志没吃的，我们必须互相调剂，才能保证全连一个不少的走出草地。多一名战友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多一粒革命种子啊！”指导员讲完，连长、指导员、排长首先把他们自己的干粮全倒出来。我也把自己从川陕苏区背来的舍不得吃的大米干粮，约有一斤倒出来了。在连长的表扬鼓励下，凡是还有干粮的，都自觉地倒出来了。李连长又拿起小碗，一小平碗，一小平碗地分给每个人，然后带领大家继续前进。

下午，一个通讯员骑马从前头飞跑回来，边跑边说：“告诉大家好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草地走完了！前面有人家了！还打了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骑兵排！这匹马就是才缴来的啊！司令员说叫大家快走！”大家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行军速度加快了，太阳落山时，到了宿营地。

过了草地休息了三天，准备了干粮，我们又继续向雪山前进。9月4日到了打鼓雪山脚下；连长指导员进行了征服雪山的动员，要求革命战友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精神，克服困难，征服雪山。

打鼓雪山山下各种树木种类很多，长得又粗又高，干枯和东倒西歪的也不少，常常挡住我们上山的路，可是看不见鸟儿，更听不见什么声音。

中午休息时，大家朝后看，觉得好美啊！司号员叫道：“啊呀！我们已上到半空中了！你们看啊！一片汪洋大海！”只见近白远蓝，走过的大山一座也看不见了，几座山峰好似大海里的几个小岛。大家正看得



兴奋时，天空左侧出现了一片厚厚的黑云，一会儿，随着“呼呼呼”的声音，小鸡蛋、鸽蛋大小的冰雹倾泻而来，大家赶快戴斗笠，顶脸盆遮挡，有的小战士吓哭了。山上的冰雪雨倾泻而来，我的病脚如针刺般的疼痛，连长命令大家：“爬山走！”可全是冰蛋铺路，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脚耙手软，气短，真是前进一步退两步。连长忙叫大家“绝对不能坐下啊！”司号员叫我说：“小田，不要当狗熊啊！”我一咬牙，心一横，向打鼓雪山高峰爬去。

过了好久，前面有同志叫：“我们胜利了！大雪山再见了！”我在连长和王教成的前拉后推下终于到了山顶上。连长看见前面不少战士正滚下山去，便在我背上推了一下，我也一下子滚了100多米远。我站起来，呼吸也好些了，身上也暖和了一些，便烧水洗脚，然后煮干粮糊糊吃。为了让班里的同志们多睡觉，抱了很多干柴，通夜不熄火。

翻过雪山后，部队向天险岷山前进。

9月17日红一、三军团，军委纵队<sup>①</sup>北上向甘肃岷山腊子口前进。腊子口天险，险在哪里呢？一是山高崖悬路狭，有的地段只一根独木棒棒，稍不小心滚下去必定粉身碎骨。二是敌人有长期准备。渡口轻机枪设备早已弄好，“独木棒，江水抖”，真有“一夫当关，万军莫入”之称，还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号称红军“插翅难进”。

主攻腊子口险关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一连，选派在长征路上经过千险考验的英雄干部战士，组织成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摸到敌人后面，形成山上山下两面夹击之势，打得敌人惊慌失措，山上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一下子打到其老巢来了。敌人的大炮还没有打，便当了红军的俘虏，江边的半个营还没有放枪也当了红军的俘虏。

走进甘肃，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敌人多了，战斗多了。敌人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我们走路、打仗，打仗、走路，没有睡过一次安静

<sup>①</sup>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编者注。